



傷寒論齋子傳

二

武
490
2



門 賦 9
箱 430
卷 2

傷寒論齊子傳二合

嶺山先生著

學孫 伊執度會

澤類長子良校



大陽病外証未解脉浮弱者當以汗解宜桂枝湯

此以急治四五日去者言之故必舉諸此而包中
風欲令此觀於十日去故云外症而不云表症又
令与云若脉微弱相照考故云浮弱浮弱者桂枝之
本脉曰陽浮而陰弱是也宜者權宜之辭也己四五
日忽治故云宜

治法之辨

本症与桂枝仍未解微喘者桂枝加厚朴杏仁湯主之
与之微汗出蚤煩致衄者此陽氣淡重不能發其熱也
猶与之桂枝湯与之不汗出者大陽病則宜桂枝加葛根湯
隨症治之中風則麻黃湯主之

大陽病下之微喘者未解故也桂枝加厚朴杏仁湯主之
表

上以桂枝症四日以去者言之故此言葛根湯症
則四五日以去者合諸前桂枝葛根之條以匹於下麻

黃錯綜反復所以慎治法也此謂葛根症而腹不和
若微滿而不足云与陽明合病者故云下之微喘照
者咳而微喘然是以失其治故表症微因攻而致之不
咳不渴非復心下有水氣者故桂枝加厚朴杏仁湯
在之表未解也者為本湯言之又照傷寒表不解令
辨識之也
治法
下之表未解微喘而咳蚤熱而渴者此為心下有水
大氣小青竜湯主之若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
解也宜桂枝湯是以表未解復照示之也若下之

利遂不止脉促喘而汗出者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
大陽病脉浮紧无汗身疼痛八九日表症不解表
症仍在者此當發其汗

脉浮緊照於大青竜本症以包中風又无汗發熱身
疼痛者麻黄之症也故以微示浮緊者非麻黄之本
脉又主之也八九日不解又照十日以去以示其症
不已劇也故不舉惡寒凡云不解者言全然如故云
未解者頗有所变而本症亦未解也上欲示其不已
劇故不云惡風若惡寒故既云不解而又必云表症
仍在欲示其不已劇故鑿誤与桂枝若葛根故云仍

在也當其汗麻黄中之也
服藥已微除其人發煩目瞑劇者必衄乃解所以然
者陽氣重故也麻黄湯主之一

服藥猶服湯微除以表症言之重也
解故陽氣重疊鬱滯不能發越今服藥而微除故其
人云云發洩也雖經八九日不外於純陽症故云陽
氣而不云熱氣
云已微除則汗出可以知若不汗出而發煩則大青
竜湯主之發煩微於煩躁欲別於大青竜症故云發
煩是以汗出而煩躁亦麻黄湯主之欲辨麻黄青竜

之疑途故必舉諸青竜之次矣
目瞑欲令別諸頭眩不眩於其疑途目瞑則或頭眩
者亦有之然非復如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茯苓桂枝
白朮甘草湯症故不言而包之此所以接之於茯苓
桂枝白朮甘草湯症也故必云陽氣重而別於氣上
衝胸也
劇奈煩目瞑之劇也奈煩目瞑比於服藥前則是已
劇也故劇者其劇之又劇也劇者必血則不劇者不
血乃解之則止後服不血者仍未解不解者仍麻
黃湯主之欲示服藥前之不已劇故必云劇

石前大節小節四始小節舉桂枝症四五日不解
仍宜桂枝中小節舉下後微喘表不解者多疑途
終小節舉八九日表症仍在仍發汗結小節舉服
後微除劇者又多疑途者桂枝麻黃復初又及汗
非吐下誤逆及傷寒之治法反復丁寧所以重傷寒
之治也
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津液陰陽自和者必自愈
凡者總之辭也總大陽病外症未解以下又照上
大陽病三日云發汗若吐若下而總之故云凡病包

言大陽病中風傷寒與陽明合病者也是皆以中與
之言之故不云誤逆

亡瀕亡也過之亡之然亦未悉然故云若此言凡病
若發汗若吐若下若過之亡津液亡津液則陰陽不
和陰陽不和則或脈微弱若促而嗜卧者有之然是
非病陰陽和者必自愈不和者其變未可言之意也
省文也

陰陽包言脈與症所以陽氣重致衄此以亡津液陰
陽不和所以相接而令審識也過猶不及以中與為
的耳

大下之後復發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得
小便利必自愈

接過之亡津液故云大下大也者過之之意也此以
大陽之明合病者言之大陽之明合病有表裡症者
先治表而後治裡為法故云微發汗言表仍不解者

也既而表裡俱解而小便不利者非是裡仍不解亡
津液故陰陽不和以致之也陰陽自和則自小便利
必自愈也已故曰勿治之

戒過之故云勿夫已過之故亡津液而陰陽不和以
致此小便利而又過之則其變不可測故云勿得

自得也自得雖勿治而小便利而得五小便利故云得必者懸斷之辭也懸斷者期其七八也期其七八者所以慎之也自者可俟之謂也此舉小便不利之一症以微示上之脈浮細而嗜卧者及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亦如之也而小便不利者非其時也

下之後復發汗必振寒脈微細所以然者以內外俱虛故也
上云大下者以微示可下之症多可下症多者是其小實多者也其實多者雖大下之後復發汗而不過亡大津液陰陽不和小便不利也此云下之者以微示可

下之症少可下症少者是其實少者也其實少者下之後復發汗則必振寒脈微細內外俱虛者也虛實之辨不可不識矣
是故大下依之大承氣湯而其發汗故於麻黃若大下青竜湯下之依之調胃承氣湯若小承氣湯而其發汗故於桂枝若葛根湯故是又假設依放之言也得亡津液內外虛則可也內外虛又法語之類也
振寒者振而惡寒也然微於振故云振寒然至背惡寒手足厥寒又不可知脈微細至俱欲寐又微欲絕亦不可知云

治法之辨

若脉沈緊身為振、搖、頭眩者，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主之。若身暈、動、振、欲擗地、頭眩、心下悸、脉微細者，真武湯主之。若脉微細、但欲寐、反發熱者，麻黃附子細辛湯主之。主。若身暈、動、振、欲擗地、頭眩、心下悸、脉微細者，真武湯主之。若身暈、動、振、欲擗地、頭眩、心下悸、脉微細者，真武湯主之。

下之後復發汗，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不吐不渴，无表症，脉沈微，身无大熱者，乾姜附子湯主之。一。微示前症与前節同，故起句必合前節，而内外俱虛相同，故舉諸其中間以通於上下也。而其現症差及必振寒者，不必晝日煩躁，近於但欲寐，晝夜安靜者。

而其變未可測，故不舉其方也。晝日煩躁不得眠者，是陽虛其不勝之也。夜而安靜者，是陰虛亦不堪之也。夜而安靜，朝日亦若，故云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或乃得眠，然亦不得熟睡，故云晝日煩躁不得眠，而云夜而安靜得眠，固无欲寐，則未至少陰症。亦非水气若熱實者，故不吐不渴，亦表仍未解，故无表症，脉微細，變沈微，非復沈緊，身為振、搖者，云身无大熱，則有微熱可知也。然則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脉沈微，身有微熱者，是乾姜附子湯之正。

症也

疑症之辨

若愈煩不得眠劇者反覆顛倒心中懊懣者梔子豉湯主之若心煩喜嘔或渴胸膈苦滿身有微熱者小柴胡湯主之若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吧而渴脉沈遲發熱而咳者小青竜湯主之若晝日明了夜而煩躁不得眠不嘔不渴表症仍在脉沈微身无大熱小便自利者此為血症抵當湯主之右後大節小節四首小節舉汗下後亡津液致陰而陽不和者陰陽自和則自愈首後小節舉亡津

良液致小便不利者得小便利則亦自愈尾前小節舉致振寒脉微細者其變未可測尾後小節舉致晝日煩躁夜而安靜者多疑途此二症為內相外愈右兩大節舉發病之後症以轉諸傷寒所以其艱傷寒之治也雖屢云若吐終不舉其法以微示案雖云吐蕪為逆方彰然不如无用也傷寒若吐若下後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脉沈緊發汗則動經身為振搖者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主之

傷寒發汗包言於大青童章及云凡病中且是以已
發汗之後症言之故不云若發汗此上既云大陽病
包中風傷寒故此云傷寒亦包大陽病中風大陽病
中風傷寒錯綜聯率以慎重之也
發汗後見吐症故吐之又見下症故下之以致動經
其內空虛心下云云之症是皆不審之也云起則頭
眩不起則否以下云云之故脈浮緊沈緊而傷寒
汗是益誤也故愈以動經起則頭眩者非發汗之可
治故必兩則字相照亦發汗則不動所以戒之也身
身為振之搖即是動經之症也故動經亦為法語動

搖字相照所以相徵也振之動搖貌如強而為之故
云為疑症本於心下逆滿夜而安靜脈沈緊身
熱者乾姜附子湯主之及心下逆滿氣上衝胸反惡
寒脈沈緊者芍藥甘草附子湯主之此本症既与本
湯病仍不解煩躁者此為水氣騷擾茯苓四逆湯主
之其本症与本湯頗解不惡寒但熱者調胃承氣湯
主之若心下悸頭眩身動脈沈緊振之欲擗地
者真武湯主之

發汗病不解反惡寒者虛故也芍藥甘草附子湯主之
發汗接上發汗故病言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
眩者而不致身為振搖反惡寒者是其外猶實而
其內已虛故也非發汗故夫前既下之以虛其內故
是雖不發汗固惡寒者也而今發汗但之故必云虛
故也是本非惡寒故云反前云內外俱虛此只云虛
虛故只其內虛也夫有此等疑途故云起則頭眩頭
眩為苓桂朮甘之主症起則頭眩不起則否即有此
疑途故也故加之振搖以為主之此其內已虛故
其深一等也

發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煩躁者茯苓四逆湯主之
前云發汗病不解此云發汗若下之病仍不解難其
言以微示深於前湯症一二等前湯但其內虛也此
湯內外俱虛而水氣騷擾者也故云發汗示虛其外
云下之示虛其內假設之言也
是故必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者發汗若下之
此誤也故病仍不解煩躁者此為內外俱虛水氣騷
擾茯苓四逆湯主之
又仍也者再三施治之言也以茯苓桂枝白朮甘草
湯芍藥甘草附子湯及乾姜附子湯言之故云若下

照諸苓桂朮甘湯以微示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
頭眩者與苓桂朮甘湯病不解反惡寒者其內虛故
也與芍藥甘草附子湯

既與之病仍不解晝日煩躁夜而安靜脈沈微者此
內外虛故也與乾姜附子湯既與之病仍不解又
加煩躁者此為水氣騷擾茯苓四逆湯主之此其等
級以漸進之為茯苓四逆之本位而為虛症也其不
苓桂朮甘亦水氣騷擾也然猶為實症是故心下逆
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脈沈緊發汗則動經身為振
發振搖者與苓桂朮甘湯既與之病仍不解煩躁脈

沈微者此為內外俱虛水氣騷擾茯苓四逆湯主之
此不經歷等級直進之者也
又云發汗病仍不解接諸芍藥甘草附子湯以微示
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脈沈緊反惡寒者此
其內虛故也與芍藥甘草附子湯既與之病仍不
解煩躁脈沈微者此為內外俱虛且水氣騷擾茯苓
四逆湯主之此不經乾姜附子湯直及本湯者也傷
寒之病變化无窮差毫釐謬以千里是故字法照接
辨章錯綜以微示之耳
發汗後惡寒者虛故也不惡寒但熱者實也當和胃氣

与調胃承氣湯

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脉浮緊發汗云云者苓桂朮甘
為本而芍藥甘草附子湯至茯苓四逆湯而窮矣故
云發汗病不解云發汗若下之病仍不解必合其辭
以辨明其虛實治法而猶有其說亦不可妄傳故又
云發汗以接諸上文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
又不只此條已又不只此傷寒已大陽病中風亦然
又不只此發汗後已於下後亦然故必云發汗後以
總上三發汗又以接前太下之後以括之也不云病
不解且欲示芍藥甘草附子湯与調胃承氣湯虛實

寒熱相配以定之治法故不云反惡寒而但云惡寒
上以心下云云之症仍在言云故云發汗病不解此
以解後言之配調胃承氣湯故云發汗後是故此以
其餘症言之以欲全其治故必後舉之上既舉其本
故此略之已且慮照內外俱虛言但其內虛故此又
包內外俱虛者以微示餘症亦有內外虛者內外俱
慮者乾姜附子湯主之包言此二湯故不必舉之而
已
欲微示芍藥甘草附子湯与調胃承氣湯為解後餘
症寒熱虛實之治法故必合其辭然欲審其虛實方

能故不云惡寒者虛故也。發熱者實故也。若云不則
嫌於發病且誤虛於實則必招謬故必云不惡寒言
苟有少惡寒則不可與之也。

但熱者非如發熱又非如微熱謂諸症皆罷但熱是
在不了了者故云但熱實者反對虛而又包胃實故
不云實故也。且總括之故必省其言也。病毒實胃中
胃中不和其氣不能發洩故云當和胃氣雖是為餘
症但熱是懼傷寒特慎之故云與。
右結大節小節四首小節託誤逆舉心下逆滿不
已暴劇者致水氣症者猶為實病者始小節舉

病不解其內虛致惡寒者而容內外俱虛者其終
亦小節舉病仍不解致水氣煩躁者其尾小節舉病
已解有惡寒與但熱虛實兩途以總括之也。
以上三大節為總前小段前大節舉大陽病及中
風桂枝葛根麻黃湯之症急治者誤者之治法
後大節舉凡病汗吐下之後亡津液者陰陽不和
若小便不利者必自愈之候及內外俱虛之治法
結大節舉傷寒吐下後心下逆滿水氣虛實多
疑途者及其解後餘症有寒熱虛實之別以一總
括矣。

序例

齊子曰總目章之所闡其大体畢於小青竜湯而其緒餘至於茯苓四逆湯總目症桂枝症序列至小青竜症審大陽中風傷寒發病之候一其能審之隨症應變則夫總目猶魚兔之筌蹄

○桂枝本章舉中風大表為大陽病中之一大段其次大陽病大表症其正候者也其次在大表而差及間症者也是所以審桂枝湯之地位也其次舉大陽病及中風誤逆之後症者以審桂枝之用法以結其地

位也

○夫此後症當舉於葛根條下然將審傷寒發病似桂枝症者以明其地位故必舉諸此為發其間舉其其次舉大陽發汗之後陰症在下者其次舉下後陰症在上者其次舉傷寒發病似桂枝症而陽虛在內者次應中風桂枝症以明傷寒亦為大陽中之一大段既舉傷寒發病似桂枝症者故其次却接桂枝加葛根症

○葛根本章舉大陽發病大表之間症深桂枝加葛根一等者其次舉間症在下者以弘葛根之主治其次

舉間症上攻者以又弘之其次變其例却舉桂枝症
○逆治之後症以明桂枝葛根雖異其地位同和之為
主而身麻黃大青竜異其法以終葛根之地位而必
却舉桂枝症引中風桂枝之治法接之於麻黃之本
章也

○麻黃本章舉大陽病中風發病表熱熾盛而无裡症
深葛根一等者而包傷寒於其中其其次舉表熱熾
而及裡者以弘麻黃之主治其次變其例舉十日
以去見麻黃症者以終其地位此与大小青竜雖有
淺深之別但主純陽盛熱故不問餘藥而但有柴胡

大之疑途焉

○大青竜本章舉表症盛熱裡亦有伏熱者此客中風
一轉之症而主傷寒其發病之深劇者也其其次舉
表无盛熱裡有伏熱者其其次舉傷寒表无盛熱裡有伏熱者
裡有水氣者其其次舉傷寒表无盛熱裡有水氣者
此例當結大青竜然大小青竜大抵其地位同而有
少差而小青竜頗深欲示之故不結之
○小青竜亦不結又上甘草乾姜湯亦不結以微示傷
寒之變不測未可以結定之也
○大陽病外症云云此舉其不施治者以補桂枝之變

治也 其次举下逆之後症以補桂枝葛根之所未
備也 其次举歷日之症以補桂枝葛根及麻黃之治
法也

○凡病云云此举表症解後內外俱虛者等以結終大

陽中風發病之諸症也 小青黃大邪其此

○傷寒若吐云云此举水氣虛寒之諸症以結終傷寒

發病之諸症也 邪氣未去其本亦未除

○大青少不常舉其虛寒之症以結終

大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煩躁不得眠欲得飲水

者少與飲之令胃氣和則愈也 此上既水氣虛實及其餘悉括傷寒一治法故復接

大陽病發汗遂漏不止明其与之相及又以微示五

苓之部位大抵与桂枝相等夷也遂漏不止与大汗

出又頗難辨欲審之故云發汗後云遂言其後也故

必云後非謂發汗之後大汗出發汗之時出也但欲

令審辨之也 云漏不止者滴瀝无勢之謂也大汗出沛然有力之

言也欲審辨之故云大汗

言也

言也

言也

言也

言也

言也

言也

言也

言也

言也

言也

又反照无汗而喘者及不汗出而煩躁者以微示麻
黃大青童等發汗之後有此症也故必云發汗後又
照接調胃承氣症云發汗後若和胃氣以示有其疑
途也

胃中乾為法詔与咽中乾異煩躁不得眠為其症有
乾姜附子湯及枳子豉湯之疑途胃中和則愈是非
病故也胃氣不和則不愈不愈者不惡寒但熱實是
也當和胃氣与調胃承氣湯有此兩端故云則然則
令飲水又試之也猶与湯藥故必云少之与

大辨疑症 大辨出胃中乾熱不辨疑症

若發汗大汗出後遂漏不止惡風小便難四肢微急
者桂枝加附子湯主之若咽中乾煩躁吐逆而厥
者作甘草乾姜湯与之以復其陽若大汗出煩躁
不得眠振寒脉微細若沈微者以內外俱虛故也乾
姜附子湯主之若大汗出煩不得眠劇者反覆
顛倒心中懊懣者枳子湯主之
辨胃中不和与陰陽不和
大汗出胃中乾是亡津液也胃中乾即胃中不和也
亡津液者有胃中不和与陰陽不和之別胃中不和
則淺故但云大汗出而不云亡津液陰陽不和則深

然皆不的然言之云令胃氣和云陰陽自和示不拘
之也。以是為心懽也。

夫胃中不和者煩躁不得眠是亦如深劇陰陽之不和者至小便之不利然亦曰勿治之得小便利必自愈然則淺易也。要之必竟皆如易故曰令胃氣和則愈。曰陰陽自和者必自愈。又曰得小便利必自愈。雖然胃中不和者則必有調胃承氣之疑途。潮熱之結至結胸不測陰陽不和者或內外俱虛遂轉少陰厥陰又未可知然則亦皆不可易之矣。或疑如並而無若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與五苓散。四又疑

脈浮照脈浮緊言之言大汗之前脈浮緊麻黃若大青童之症而發之發之大汗出然後脈去緊但浮也以微示脈浮緊小便不利者有小青童若小柴胡之疑途也。辨發熱之疑途。或疑若夫宜小柴胡也。又反照脈微細若沈微者言之若脈微細若沈微小便不利振寒者此為內外俱虛乾姜附子湯主之。又別諸浮滑又別於陰脈微又別諸沈結及遲也。微熱別諸發熱及但熱及潮熱及身熱及煩熱消渴別諸渴。疑症。

脉浮緊小便不利乾吐發熱而渴者此為心下有水
氣小青竜湯主之 若脉浮緊小便不利身有微熱
胸脇苦滿者小柴胡湯主之 若陰脉微小便不利
不惡寒但熱者實也與調胃承氣湯若脉沈結小便
不利身黃少腹硬者禹餘糧湯主之 若脉沈遲小
便不利膈內拒痛心下硬者為結胸大陷胸湯主之
若日晡所發潮熱渴而胸脇滿者先宜小柴胡湯
以解外後柴胡加芒硝湯主之 若身熱惡風脇下
滿而渴者小柴胡湯主之 若煩熱胸中窒者梔子
豉湯主之 若脉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腹痛若

十六

下利者此為裡水上逆猪苓湯主之 若脉浮滑小
便不利微熱而渴心煩微惡寒者將入厥陰白虎湯
主之有此數疑故云與五苓散 若汗已脉浮數煩渴者五苓散主之

照服湯已以微示小青竜湯一轉之症也言小青竜
湯心下有水氣之症服湯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既
而脉浮緊變浮數渴加煩者此心下水氣已解轉表
水上逆五苓之症也 五苓者為表水上逆故脉浮數為本脉前症云脉浮
云消渴猶易也此症云浮數云煩渴猶劇也然前症

未發故反深此症已發故反淺且前症多疑途故必云与此症其專故云主之

又照服藥已以微示麻黃湯陽氣重疊一轉之症也夫麻黃之症八九日不解服藥已微除既而脉浮緊

變浮數渴加煩者此麻黃之症已解轉表水五苓也又照發汗後大汗出云發汗已脉浮數以微示其有

淺深劇易緩急之別也夫前症者經大汗出多疑途而後至本湯之症雖已至本湯又多疑途難審辨為此其緩發如淺易

反深劇者也後症者云發汗已脉浮數此其急發如

深劇反淺易者也故云与云主以辨明之也前症者照大汗出言之故云消渴以微示以大汗出

之故消滅其裡水表水由之上逆以致渴小便不利微熱者又為之故也後症者受麻黃青竜之渴而言

之故云煩渴言加之煩也以包言煩躁前云煩躁不得眠故此不更舉之而包言也

前症云微熱下中風症云發熱故此症者云脉浮數以包言發熱必包言之以不主是故也故相照而審

此症脉浮數發熱煩躁而渴者此症之正症也傷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湯主

傷

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湯主

前章云發汗已接麻黃青竜故此亦接其服湯已渴者及服藥已微除者而上云大陽病接之故此云傷寒專接服湯已渴者故必云汗出而渴以微示服湯已渴者有心下有水氣與表水上攻之別而服藥已微除者有發煩目瞑而衄者與汗出而渴者之別也又汗出也者發汗而汗出也是接諸發汗已以微示此亦有脈浮數煩躁之症渴者其主症也且欲辨夫服湯已渴者有心下水氣與表水迷泚故但云渴又云汗出接諸大汗出以微示或小便不利然上云大

汗出此云汗出言少汗出然則小便不利又差少上云大汗出者言大汗出之後症也此云汗出者雖云發汗而汗出亦言續少汗出也是其異也然發熱之傷寒發汗而汗微除續汗少出而小渴煩躁發熱脈浮數或小便少不利者此諸上主症雖加汗出與小便不利皆以其少故亦為之主症又故云主之也

不渴者汗出而不渴也故亦畧餘症也是故紛之汗出而不渴煩躁發熱脈浮數或小便不利者此為水氣騷擾此餘症相同但據渴與不渴有水氣騷擾

与表水上逆之別微矣。幽矣不可不潛心索之。而亦
有疑途焉。

疑途凡四條

若汗出而渴或咳脉浮緊發熱煩躁或小便不利者
此為心下有水氣小青竜湯主之。若汗出而渴往
來寒熱胸脇苦滿或小便不利者小柴胡湯主之。
若汗出而渴脉浮而有陽明症者此為裡水上逆猪
苓湯主之。若汗出而不渴發熱煩躁惡寒脉沈微
者此為內外俱虛水氣騷擾茯苓四逆湯主之。
辨渴三湯之別

五苓猪苓之渴大抵同五苓者表水上逆而致之而
无陽明胃中之症也猪苓則有之者也故是裏水
上逆而致之而如其熱候俱是易之而已至如白虎
熱結於心胸之中心中煩且渴其熱候特大劇也此
三湯渴之異也齊子云為不而天熱利為其主證也
辨水氣六湯之別
又曰五苓猪苓畧同其症而異其地位茯苓甘草苓
桂木甘又其症相類而其地位則別為小青竜真武
湯亦相似如地位隔陰陽也五苓者表水上逆猪苓
者裡水上逆雖云表裡別其異淺深猪苓小之深於

五苓不只一二等已及於陽明胃中者也唯是為表
主耳

茯苓甘草為之水氣騷擾攻其表而苓桂木甘為攻
其裡故其深於是不亦四三等已小青菴真武亦為
水症而陰陽為之別故小青菴其水氣在心下而帶
熱候者也真武則不主心下而无熱候為其正雖然
如於其變症亦不可概舉矣
右前大節小節四首小節大汗出而煩躁者有愈
者有不愈者不愈者多歧路其之五苓者亦多所
述難得其正路而已故必措首後小節以申明之

中水節五苓之正而取之其先後以全其說尾小
節又聯牽相取具其正体耳但因一症之有无五
苓茯苓甘草之歧路孤焉詩云溯回從之宛在水
中央可喻諸此矣

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裡症渴欲飲水入
則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
此上傷寒汗出接諸服湯已服藥已故是又接大陽
中風脉浮緊發熱惡寒而惡寒已解煩躁但煩在然
則脉浮緊亦變但浮若浮數雖是六七日不解亦微

除者也夫大陽病三日已發汗而无汗喘者麻黃湯
 主之又二三日不汗出而煩躁者大青竜湯主之而
 轉於茲故云六七日
 夫中風之盛熱極於大青竜而其轉至於五苓施子
 柴胡故舉之於傷寒之後傷寒者其變未可窮故先
 舉而後亦游舉之猶桂枝葛根之際必先舉傷寒而
 中風舉諸大青竜所以重傷寒之治也
 表症指上發熱裡症存下渴發熱非五苓之主症而
 渴為其主症以表水上逆故發熱欲解而不解故必
 云有表裡症又以別施子豉湯无表症也

云渴欲飲水照云欲得飲水以辨別之也上云煩躁
 不得眠而不云渴是未成渴以煩躁不得眠故欲得
 飲水也是不得与欲得反照以微示其人覺得水則
 可以舒煩躁而得眠此云得欲飲水是相照而辨明
 也
 上云微熱此云發熱上云煩躁此但云煩上云消渴
 此但云渴是加於此然水入則吐者是甚於上方之
 等夷而水逆差深故云名曰水逆以總之也然上則
 多疑^症此但施子疑似之故云水入則吐照水藥不
 得入口以辨別之且以相接以令審識之曰水逆云

為逆亦照接之也。紛之發熱而煩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脈浮若浮數者是此症之正面目也。

五苓散子致湯之辨

齊子曰五苓者表水上逆其症在大表以為之煩故為實煩。梔子者可名為表虛故其煩為虛煩。在如其淺深。於五苓三等四等。五苓者覺胸中如物逆之而不覺其窒。梔子則覺窒塞。五苓者有發熱表症。梔子則不有之而有身熱。故曰深三等四等。

發汗後

水藥不得入口為逆。若更發汗必吐下不止。云發汗後照上發汗後大汗出及發汗已脈浮數以

微示發汗後多此五苓與梔子之疑似也。故是為梔子更之端也。五苓則云大陽病發汗後又云發汗已以冠之故傷寒中風不云更發汗。梔子則殊其方故更云發汗。然亦相疑似。俱為大陽病一轉之後症。故更不云大陽病。又水入則吐。與水藥不得入口。水逆與為逆。合接其辭也。此云水藥不得入口以示五苓者藥入則不吐。故云則水藥不得入口者。又吐之故也。故云逆言吐逆也。欲示五苓之主吐。故此則不云吐。且五苓之吐之者以飲水與水逆相戰故也。猶實逆也。水藥不得入口

者是以虛逆故也故是又以微示不欲水藥入口也
虛逆而心中懊懣故也

若者不可為之而為之謂也言誤之也夫發汗後
水藥不得入口者有表虛陽虛厥陰之歧路而未見
其症然亦不出於虛逆之外故曰為逆斷決之之言
也雖未見全症須與梔子豉湯而若更發汗則必吐
下不止轉入厥陰身

夫發汗後轉之而又發汗故云更發汗此雖不發汗
不急救之必至此者也今以發汗之故促之至此故
不云則而云必懸斷至此也吐下遂不止者乾姜黃

連黃芩人參湯主之

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若劇者必反覆顛倒心中懊

懣梔子豉湯主之

此承上發汗云以吐下幸而止者與其不止者與

乾姜黃連黃芩人參湯幸而至此者言之又假設微

言虛其表空其胃中上攻胸者是為梔子之地位

也

虛煩不得眠即煩躁不得眠也欲示表虛之義故必

云虛又虛煩及實煩之言也如麻黃青竜實煩也實

煩云燥虛煩但云煩不燥而或靜也然內外俱虛乾

姜附子湯之症云昼日煩燥不得眠夜而安靜茯苓
四逆亦云煩躁然則其不可拘之唯要知其虛實陰
陽劇易而已

煩躁之說其如此故云必反覆顛倒煩躁之劇也故
慮但為辨表虛言之也反覆顛倒者心中懊懣故也
心煩快不可言之謂也紗之水藥不可入口為虛
逆慮煩不得眠者及其劇者反覆顛倒心中懊懣者
是梔子豉湯之症候也

疑症之辨

五苓者煩躁不得眠梔子者慮煩不得眠五苓者癸

熱若微熱而消渴欲得飲水入則吐藥則不吐之
梔子者水藥不得入口入則為氣逆故亦不欲然陽
則徐入之煩熱若身熱而吐胸中窒心中懊懣劇
者必反覆顛倒脉則俱浮或浮數微細者又有之以
外慮故也

轉症

為藥甘草附子湯亦慮煩不得眠脉微細必惡寒以
內慮故也乾姜附子亦慮煩不得眠夜而安靜脉沈
微必振寒此內外俱虛故也茯苓四逆湯加之以水
氣騷擾之症或吐或渴或咳又慮煩不得眠小便不

利皆有之凡此外虛內虛內外俱虛加之水症者不可不常識矣

若少氣者梔子甘草豉湯主之若呃者梔子生姜豉湯主之

二若接上若劇謂具遷轉者少者多之反少氣猶乏氣謂氣力衰弱劇者反覆顛倒是如氣力多盛強外虛其氣上逆心中懊懣故也而与本湯有愈者又有少氣者又有呃者故並云若少氣者為深氣力衰弱故也呃者為易本為逆故也又少氣者加甘草与之少氣愈而呃者亦有之雖是如易亦有所恐故亦

生姜豉湯主之

以少氣反讀為逆又謂為氣逆言夫水藥不得入口入口則為氣逆也言呃吐也本不有逆症今因水藥入口為之故云為逆五苓故不云吐欲舉若呃者故亦不云呃避客氣動膈故亦不云氣逆欲配水逆而示虛逆之義故但云為逆也夫避客氣動膈故是亦包有脉變遲胃中空虛客氣動膈短氣躁煩心中懊懣心下因硬者大陷胸湯之疑途也

發汗若下之而煩熱胸中窒者梔子豉湯主之

此接若更發汗亦未有此症又照上發汗若下之以
微示与茯苓四逆湯症相疑似也淺於虛煩不得眠
故但云煩而加熱則亦如深外虛而胃中空其氣上
攻心下則心中懊懣為常候今不經之直胸中空者
此為變候而深刻梘子發病有此二樣故必云發汗
接諸云更發汗也
夫須先心中懊懣而後煩熱胸中空今直至煩熱胸
中空故云而者不可尔而尔之辭也其尔故疑茯
苓四逆煩熱胸滿脉沈微者是茯苓四逆之症也故
必云發汗若下之以照之也

煩熱者既非如發熱又易於云身熱言但熱而煩也
中風之轉虛止於此故必云煩熱別傷寒之身熱
其實身熱又有為窒塞也言覺如有物窒塞也此
又微示少氣者与加甘草呕者与加生姜兩症皆愈
而有至此症者故必舉諸兩症之次此為益深症此
中風外虛梘子致湯之極症也
右前大節小節五首小節中風之轉症五苓之水
逆梘子之虛逆欲審辨之始小節梘子之始虛逆
之變或及少陰厥陰况誤之必促之已中小節疑
症之多劇者欲不迷於歧路中後小節其餘症亦

不可慢然過苦施其治施治有迨深症以外慮故也尾小節發病又有此變候疑於內外慮有水症不可不審辨矣

傷寒五六日大下之後身熱不去心中結痛者未欲解也
也 梔子豉湯主之

此照下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寒熱以標柴胡之地位遂及柴胡加芒硝若承氣之症故云大下又照上大下之後復發汗以微示有亡津液小便不利者又照下傷寒四五日身熱惡風以微示其病因也

言夫傷寒發病麻黃大青竜發之而五六日見柴胡症又致承氣之症而亦皆愈而又常有身熱但是不去心中結痛者未欲解也與小青竜之云寒去欲解者相反非梔子身熱去結痛不解故云主之
中風者發熱五六日不解而煩至五苓極於梔子傷寒則五六日大下之後至於此蓋劇易淺深之別也
中風云煩熱傷寒云身熱中風心中懊懣傷寒心中結痛其劇易明辨也
柴胡症云身有微熱又云身熱惡風然則是柴胡之身熱不去遂與梔子之煩熱相悖終心中結痛也然

則身熱者柴胡之熱也與梔子之煩熱相協遂不以去也云五六日云身熱不去以微示柴胡與梔子雖異其症地位則相同也

心中結痛又深劇於心中懊憹蓋以傷寒劇病之後外虛症亦劇也然亦歧途希只有大承氣日晡所潮熱心下結痛自利清水之恐也已

傷寒下後心煩腹滿卧起不安者梔子厚朴湯主之上下並云大下此但云下以微示其前症之易一前症易後症亦易前症劇後症亦劇可隨而知也然亦不可拘故微示之

心煩大易於心中結痛亦易於心中懊憹无心中无心下漫然而煩也然亦多疑症腹滿亦然此湯之有是二症是愈煩愈滿也然卧起不安者亦深於虛煩不得眠

疑症

若心煩腹滿身熱惡風脇下舌硬者小柴胡湯主之若心中煩不得卧脉微細者為小陰症黃連阿膠湯主之若心煩胸滿而咽痛起卧不安者猪膚湯主之若心煩不得眠咳而吧渴者猪苓湯主之若心煩微惡寒脚卒急咽中乾者作甘草干姜湯

与之 若腹滿而喘短氣身重有潮熱者大承氣湯
主之 雖易症在此少陰陽明之間故最慎重之已矣
傷寒鑿以丸藥大下之身熱不去微煩者桂枝乾姜湯

主之一

鑿以丸藥大下之言誤且暴故不云日數合上大
下異其文以微示上二下皆其中与之也故必舉其
日數且並云復身熱不去則同微煩者心煩之微也
然則當无心熱不去今身熱不去心煩反微也是以
其外虛胃中空之大甚故深症而反似易症也欲示
其所以故必云鑿以丸藥下之以言誤且暴也

大承氣

右大節小節三前小節身熱不去續心中結痛
者是陽虛之劇者也後小節心煩腹滿是頗易者
也然亦有深患卧起不安虛煩不得眠相照微示
之結小節亦身熱不去及微煩者亦反有深患
中風之虛極也經云然亦希矣故一舉之於五
苓以通諸梔子也傷寒則必三舉所以慎重之也
大陽病不舉之包於二暴病之中以微示梔子之
症暴猝暴而及陽明胃中之事階少陰厥陰也故
次必舉大陽病以接之上下標真武四逆之症又
以復桂枝反復錯綜次文法微示病之淺深湯藥

之部位治術之當否先後髣髴於老彭孫子非春秋周末作者其孰至於此哉

梔子主復陽慮香豉主其心胸之痞其少氣者加甘草和之吐者加生姜導達焉心煩腹滿者雖疑症多主腹滿而及心煩故加厚朴枳實心症但煩也故去香豉而欲二味之銳禦至腹滿而喘身重潮熱承氣之症也舊方加去如此後人不可妄增損矣

大陽病發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暈

動振欲擗地者真武湯主之

此照諸上大陽病發汗後以微示有大陽病發汗大汗出轉五苓移梔子而變真武四逆者有發汗出出仍發熱直入真武四逆者也中風亦轉五苓移梔子亦希矣况變陽明陰症乎故配傷寒言之以微示傷寒亦如此也

但恐梔子之痞變而至此故必舉諸此以括之已不解照上八九日不解以微示本桂枝麻黃症忽至於此又照傷寒表不解以微示此与小青童症疑似者多欲示此微意故既云汗出不解而又云其人仍發

熱凡云其人者皆謂其奇症也仍發熱不解也夫汗出如解而仍不解言其不了也既而其人仍發熱是果不解也然亦不惡寒既而心下悸云轉入少陰水氣也而仍發熱者由發汗而引起少陰久水表症發熱為之所阻不得解也猶梔子之身熱不去轉陽慮趣陰症者蓋其如此乎而惡寒則反除不可不常識矣

悸憂危而微動也詩云容兮遂兮無帶悸兮是也心下悸小柴胡小建中亦有之苓桂朮甘起則頭眩今

此真武起居皆頭眩身動肉跳之甚也振之欲擗地者又其大甚者也而苓桂朮甘亦身為振之搖皆水氣騷擾之候也而有陰陽之別焉

疑症

若身有微熱心下悸頭項強眩下滿者小柴胡湯主之若心中悸而煩者小建中湯主之若柴胡症仍在嘔不止心下急鬱之微煩者大柴胡下之若心下逆滿仍發熱起則頭眩身為振之搖脈沈緊者苓桂朮甘湯主之

傷寒鑿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者急當救裡

此照豎以丸藥下之，以微示須相此觀，審識其本病轉症之淺深，劇易以施其治也。上以本病柴胡症若帶承氣症者言之，故云丸藥下，云身熱不去，而其轉症微煩也。已是本病劇而轉症反易也。此以本病似桂枝症而少有可下症者言之，故云下之上云其人發熱下云桂枝湯以解之，而其轉症云續得下利云云，是本病易而轉症反劇也。本轉劇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此前後舉下逆，夾中大陽發汗而皆歸於少陰厥陰，不可不慎重矣。大陽病桂枝症云豎反下之，利遂不止，是猶易也。此

言傷寒似桂枝症而少有下症者，故不云反。然凡有表裡症者，必先治其表而後治其裡，是為大法。大經今捨表而攻其裡，其為逆則固矣。續得下利，劇於云利遂不止，續有漸之言也。斷之反也。言以下之，故其所病如姑斷之而復續得之也。得自得之也，不下則不得下之，故得之是猶自得之。故云得既續得下利，又續下利清穀，又時有止而遂不止，故云清穀不止，易於云下利清穀將至此乎。上云發熱而解之，而此云身疼痛，則是猶表症乎。以陰症推之，則當為身疼痛，若四肢沈重，疼痛亦毫釐

之間也。但下利清穀為急，故是變之常法。急當先救裡矣。

後身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救裡宜四逆湯救表，宜桂枝湯。

後主救裡之後，而包此病之先後。夫傷寒鑿下之續得下利云云者，是其症之緩急者也。而身疼痛者，如表症仍不解，雖不見其餘症，下利清穀為急，然以鑿下之續得之，則或雖不急救裡，清便自調者，亦有之。故不云急當救裡，宜四逆湯，後清穀止，身疼痛者，急當救表，宜桂枝湯。

先下利清穀為先為主，而身疼痛為後為客，以配云救裡後身疼痛為先為主，而清穀止為後為客，以配云救表。故此急與四逆湯救裡之後，有清穀止，但身疼痛者，又有不及救裡後，但身疼痛，而清穀下利者，自然止而調者，此非少陰症，以鑿下之續得之故也。然亦不可慢，故以微言之也。欲示清穀下利之稍除，故不云清穀下利，而云清便自調，不須湯藥而自調也。夫傷寒鑿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而又清便自調，而身疼痛依然，在為陰陽變化，其殆不可窺，故亦云急當救表矣。夫清便既自

調則身疼痛者亦有自愈故亦不云急當救表宜桂枝湯而二湯但舉於節結以備之也

變化並不可窮故二湯俱云宜夫身疼痛者麻黃大青龜湯之症而非桂枝之所主雖然始鑿捨其表而攻其裡表症為之不解以至清穀不止雖清便已自調其人已自羸其病亦已老固麻黃青龜類不可以攻之况症之不具乎必竟是以其暴攻之故肌表不和以殘此一症耳故曰宜桂枝湯部位即在茲也亦猶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者宜四逆湯下利清穀者主舉於通脈四逆然其症未具部位未至此故曰宜

四逆湯此之謂以其部位治其部位能者不可不知之皆恐其溺於此故云救猶救溺者

疑症

若下利身體痛手足寒脈沈者附子湯主之若自下利四支沈重疼痛而咳者真武湯主之若下利清穀腹痛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者通脈四逆湯主之右結大節小節三首小節舉大陽病發汗之轉症以微示梔子之轉亦如之始小節傷寒下後亦然終小節自調者以接次之汗出而解以上首小段大節四首大節大陽病發汗後胃氣

和而愈者与不和而消渴者傷寒汗出而渴者与
不渴者五苓茯苓甘草湯之辨明矣始大蔞中
風一轉水逆慮逆五苓施子之方分矣終大蔞
傷下後身熱不去結痛心煩微煩之症雖有淺
深刻易將轉入於陰症也尾大蔞大陽發汗不
解而仍發熱轉真武者傷寒下後續得下利宜四
逆湯者及後身疼痛清便自調者照接諸上下以
結收此一大段

大陽病未解陰陽脉俱停必先振慄汗出而解

未解發汗不出未解也未解易於云不解言六七解
而三四未解也故不云其人仍發熱然則外症頗解
下而如項頸強腹不和裡症仍未解也異於云大陽病
外症未解故此照下文云傷寒五六日中風以微示
大陽病亦五六日若六七日及小柴胡湯一地位者
也而其症未見但脉狀轉者也
陰陽含表裡而言之故不云脉陰陽俱停止也故
此猶云大陽病發汗不出未解其未解者以表裡之
症俱停陰陽之脉俱停故也表裡之症俱停也者止
於和不和之際也陰陽之脉俱停也者止於浮与微

之際也此殆將及小柴胡湯地域之症脉也
又猶云表裡之症俱和陰陽之脉俱浮且和則未須
与柴胡必先振栗汗出而解也此言或与他藥而解
又清便自調又微應上陰陽自和言自愈也然既及
柴胡之域故云振慄振慄戰慄也下文曰必蒸蒸而
振却發熱汗出而解是也

但陽脉微者先汗出而解但陰脉微者下之而解若欲
下之宜調胃承氣湯也
但陽脉微者陰脉已諧者也陰脉已諧者其裡已和
者也但陽脉微者其表未和者也此陰陽不俱者也

然亦非傳者要之如五十步与百步是亦欲解也陽
脉諧其表和則亦必先振慄汗出而解已
但陰脉微者陽脉已諧者也陽脉已諧者其表已和
者也但陰脉微者其裡未和者也其表雖已和其裡
未和者是胃中不和故也非復汗出而解者故曰下
之而解宜調胃承氣湯
夫陰脉微者是其裡不和者也其裡不和者一亦可恐
者也故其於下之非審辨者則不能確處故必云若
欲下之又以其為深症下之而不解者有焉故合於
汗出而解云下之而解而不云下之則解言雖十中

七八解而二三亦有不解者故云宜
夫小柴胡湯之症嘿不欲飲食鬱之微煩是上焦
不和脈陰陽俱微也故但陰脈微者若不下之則陽
脈亦作微以至柴胡之域故其下之者亦二三不解
至於茲者有之此其可恐者也故必云宜以接下文
也

前章但舉症後症亦舉症而此章但舉脈是照諸前
後以微示並審辨其脈症也言前章真武之症則表
裡之志傳於陰與陽之際陰陽之脈停於浮與微之

際而逆湯症亦然其後身疼痛清便自調者即是陽
脈微而陰脈諧遂陰陽俱和必自解者也
後文柴胡症則此節陰脈微者遂陽脈亦微以成柴
胡之症脈故此節陰脈微者或默不欲飲食乎或
煩吐渴乎亦可知矣故必云宜調胃承氣湯而但陽
脈微者仍發熱固然或微往來惡寒亦可知矣脈陰
陽俱停既及柴胡之域故於其陰陽相和而自愈於
其與他藥皆必振慄而汗出而解况於但陽脈微者
與陰脈微者乎此所以此三章聯牽而顧示其脈症
以令確處之義也

曰但陰脈微者之切近柴胡症也如是乃其下之誠
艱矣与下而誤之何不與柴胡乎曰未及其地而以
其方是謂大早計非趨中與或必引大害故能者必
為審其分位以確處之耳矣

辨文法斷續病道變化相通觀之義
水逆虛逆極於真武四逆湯故清便自調者以為之
結收而半表半裡柴胡之症始之於調胃承氣故此
調胃承氣之章始之於陰陽脈俱傳但陽脈微者但
陰脈微者相逐至深是上雖已斷結下亦自淺及深
以与上之自深及淺相背是謂合尾之法且其脈症

聯牽顧示斷之不可斷續之亦不可續斷續錯綜反
復轉換猶環之无端病道变化可隨而通觀矣
大陽病中風傷表裡陰陽淺深劇易及其虛實水
熱然而始之而終脈法之精密治法之嚴假設依放
不可不審辨也是故依誤逆言之者發汗遂漏不止
通於後大汗出其引桂枝加附子之微陰致甘草乾
姜湯之陽虛此諸內外俱虛乾姜附子湯之症及內
虛芍藥甘草附子湯及梔子之虛逆以令觀察之芍
藥甘草四逆湯調胃承氣救其誼語者
大陽病桂枝症暨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与傷寒

鑿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四逆湯主之與宜四逆
皆可前後比觀為

四十一

若脈微弱汗出惡風發之厥逆筋惕肉瞤者汗出不
解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亦所以終始也
乾吐而咳與喜吐而咳或渴或小便不利發熱與身
熱是小青龜小柴胡皆有之真武湯亦或咳或吐不
可不達觀
亡津液與大汗出大同而有小異陰陽自和與內外
俱應反照而言候法脈陰陽俱緊與陰陽脈俱停
之審症脈必振寒脈微細與身為振搖與身瞤

動與振慄亦淺深相照示煩躁不得眠與虛煩不
得眠與心煩腹滿卧起不安亦以通觀也元表裡
症脈沈微身无大熱者與有表裡症脈浮微身有微
熱者相反是乾姜附子湯與小柴胡湯之別也
其人發煩目瞑者與起則頭眩者與起居皆頭眩者
有陽氣重與陽症水氣與陰症水氣之別下後微
惡寒者桂枝去芍藥方中加附子湯主之發汗後惡
寒者芍藥甘草附子湯主之是其內虛故也但熱者
實也與調胃承氣湯始救陰陽之間此在虛實之分
陰陽之間虛實之辨也但主胃中不和

夫心下有水氣又逆滿氣衝胸苓桂朮甘主之仍不解煩躁者內外俱虛也茯苓四逆中之其流朝宗于真武
又發汗大汗出胃中乾煩躁欲水与水相和胃氣不和者與調胃是在汗渴之間若脈云者表水之逆行也此亦為一區域故大陽病傷寒中風必脈列之各舉之二症但中風正茲故但舉一症遂轉之於梔子豉湯
五苓不直轉陰症轉梔子而入陰症故並舉水逆辟逆配稱故此亦甘草乾姜湯及乾姜附子湯之流也

此之其部位如淺其症劇且其進也速矣故曰必吐下不止寄其言於厥陰而斷結必以真武四逆終末矣
此亦為一區域故雖以中風五苓之水逆更端配之云為逆遂序列之必舉之數症以窮其言夫中風至茲者亦希矣其至此者雖始如中風而非復中風故更不以中風冠之如其於傷寒以其鄰陰症必三舉之詳其症候所以慎重也右前大節

